

巴东百姓为何千里迢迢送来一块石头

安丘市博物馆一块“廉石”见证清官佳话

□张漱耳

科举坎坷

曹锡田，字建福，号琴舫，系明清安丘名门望族曹家后裔。安丘曹氏家族是山东史上最牛的28个文化世家之一。自明洪武二年(1369)，世祖曹讳德从曹州迁来安丘莲池里(今安丘石堆镇大莲池)以来，以儒起家，考取进士八名，其中八世曹一麟、曹一凤，十世曹廷辅、曹铨衡，十二世曹贞吉、曹申吉为三对兄弟进士，可谓进士门里出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
曹锡田为第十四世，是十三世曹赞善的次子，生于乾隆四十三年(1778)。这一支已迁移安丘县城东关。实话实说，到他这代，曹家已经落魄衰败，曹锡田完全是靠日夜不息，刻苦学习出人头地。这么说吧，每夜子时之前他就没睡过，凭借惊人的体力和精力备考。但他的进士之路却不平坦。

弱冠时首次应嘉庆戊午乡试。乡试考三科，第一科“辄以伟文邀堂鉴”，即答题最快，第一个交卷请考官阅示，结果此表现立即遭人嫉妒，第二科交卷后卷录人为少了一段。志书原文：“次科设计属膳录者，割裂卷幅，屈被落选”。第二次嘉庆辛酉乡试也没有得中，没记载原因，估计也为人“设计”。第三次参加嘉庆甲子乡试仍被陷害，因“殊书错误过多，故迟未及卷”。即本年乡试阅卷完成了，卷子没被举荐，又是出在卷录一关，说错误多，没优先予卷录。幸得时在山东为官的滇南文化学者刘大绅赏识怜才，破格予以中举，由此成为其门生。

刘大绅辞官回云南，曹锡田又重新开启进士之路，却屡以额满见遗。原来，明清一代取士根据省份搞平衡，各省名额是有限制的，超出就会删掉一部分，哪一部分被删，哪一部分被留，要看各自背景和人脉关系。而据民国《续安邱新志·文苑传》记曹锡田：“性孤介，笃学好古，不谐世俗”字句可知其为人耿直方正，不随流俗。性格决定命运。如此必然受到排挤。他直到嘉庆二十二年丁丑(1817)，方以第三甲一百二十八名中进士。这时已经39岁了。县人戏称“起了个早五更，赶了个晚集。”

巴东为官

考中进士后曹锡田被诏命为湖北省巴东县知县，例授文林郎。

巴东地处长江中上游，因居古巴东郡之东而得名，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当地百姓以打渔为生。在此为官有一陋习，凡新知县上任，各船埠须集资奉饷，曹锡田秉承曹氏祖教，一心要做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。所以到任后第一件事，就是发布告示除了这一规定，拒绝属下发动百姓为他饷。

不收钱还全力为百姓办事。清代七品县官主要业务就是断案。鉴于江上水霸海盗猖獗，巴东渔民发生了冤情因交通原因不能上达，曹锡田便在江边结排连筏，架设帷

说起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陈行甲。陈行甲当年在巴东县委书记任上曾荣获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称号，是人民的好干部。其实在二百年前，有位巴东县知县也堪称“好干部”，且“有石为证”。这块石头被称为“廉石”，曾经安放在安丘城西宋家园村，今迁至安丘市博物馆院内，因其形似卧牛也俗称“卧牛石”。

中国历史上仅有两块百姓主动送给官员的“廉石”，一块为东汉大臣陆绩卸任郁林郡(今属广西)太守时走水路，因为除了简单的行李并无余财，船工和百姓担心船轻倾覆，弄来了一块“压舱石”，抵达后此石放到了陆绩宅前，作为“廉石”纪念。另一块就是安丘县博物馆的这块“廉石”，这块石头是因安丘籍进士、湖北巴东县知县曹锡田离任时的一句戏言运来。我们就来说说曹锡田的故事。



安丘市博物馆院内的卧牛石。

帐，在名曰“帆下琴舫”受理渔民诉讼，现场办案。他头脑聪明，体恤民情，善于调查取证，断了很多保护渔民利益、打击邪恶势力的案子。

曹锡田作为进士文人，颇具人文情怀。不管对巴东还是家乡，非常青睐两地人文景观。那时节，巴东渔民时常听到“帆下琴舫”传出的曹知县办案之余的操琴吟哦声。

曹锡田在巴东任上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他认识的湖北当地一位文人知己，因不去巴结权贵得罪上司，上司要禀奏朝廷发配其去西北大漠。曹锡田闻知此事，着急忙慌想对策帮助朋友。他连夜拜见那位上司。上司纳闷儿：都传曹知县不攀附权贵，清高得很，今天怎么为说情找上门来了？寒暄几句后，方弄明白曹锡田原来是为了朋友。上司说：“曹知县，不发配是不行的，但是你从不轻易求人，我也给你个面子，你说发配哪里吧！”

曹锡田没有准备，稍一思索连忙说：“我家乡安丘城东有一座高山，名曰摩天岭，有歌谣说，摩天岭，摩天岭，十八双铁鞋爬不到顶。山高路陡，山上水无一滴，寸草不生。此处最适合发配治罪了。能否请您奏上发配至此？”于是，曹锡田的文人朋友就发配到了安丘的摩天岭。哪有什么“摩天岭”？这里是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的青山！摩天岭只不过是顺口语。来到后朋友方知他用心良苦，非常感激，安心在此兴建寺庙，保佑人寿年丰。最后定居附近高家沟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。

曹锡田来自北方，觉得百姓仅靠单一的打渔是不行的，于是倡导其他农事活动，组织兴修水利，围堤造田，通过发展农牧业，拓展生计门路。

按照大清惯例，知县任上三年后政绩考核合格，应该得到晋升，由于曹锡田稟性耿介，不善谄媚，尽管百姓一片叫好，却抵不上考察者一句不满意话。三年下来，换来的只是改任邻县湖北兴山知县的圣旨。面对职位没变的新任命，宛如一瓢冷水将他原本高昂的斗志和热忱浇灭。鉴于当下奸臣当道，他联想到几位先祖遭际以及老师刘大绅的选择，感觉前程灰暗，加上一一直具有的乡愁，竟然就此结束了官场生涯，归耕田园。

道别百姓

由于任职期间两袖清风，妻儿老小生活俭朴，布衣粗食，家当也没怎么收拾，其实也没的收拾，仅一个书箱和简朴的行李而已。为了不惊扰百姓，告别那天，他选择拂晓时分，挑起背囊，携儿带女，奔向码头。

谁知来到码头一看，码头上早已站满了前来送行的百姓，密密麻麻，水泄不通，很多人是从乡下远处闻讯赶来的。当看到他如此简单的行囊，说什么也不让他上船。

几个带头的乡绅说，咱巴东历来出清官，您可是继寇准大人之后的第二个清廉县令。我们想了半天，也没有想出合适的礼物，就让人写了“琴舫秋水”匾额一块相赠。大伙儿都说，仅此不足以壮您行色。这样吧，您在巴东为官已经多年，看中了巴东什么东西，这回把它带上。

曹锡田连连作揖，并用好言抚慰大家：“什么都比不了乡亲们的情意。木匾既然写了，也就代表了，只带它吧！”

乡绅哪里肯依，让他非要说

出几样。原话是：“曹公治理巴东数年，所喜为何？总有一二吧？”

曹锡田拗不过，眼含热泪，站在船上强笑着说：“惟喜当地的草鞋和东山一块卧牛石。”

一听这话，大家知他这是随口说笑的戏言，只好洒泪放行。直到看见小船变成了一个小点点，码头上的人才散去。

玩笑当真

俗话说，无官一身轻。曹锡田回到家乡后，在县城西汶河岸边找了一个安身之所，每日享受田园生活，巴东的经历渐渐淡去。

谁知一年后的一天，曹锡田因为在菜地架挡风障闪了腰，正在家里的炕上休息，忽听大门口街上传出有湖北一带口音的喧哗，他感到亲切，不顾身子不适，连忙出门探个究竟。于是一眼就发现了巴东的十多个百姓，来到了门口找他，他们牵着几头老牛，给他送来了他离开巴东所说的“东山一块卧牛石”，以及十几双巴东百姓编织的草鞋。曹锡田目量了一下那块灰褐色的大石头，高和宽足有三尺(1.2米高、宽1.02米)多，长一丈(3.4米)多，怕是得五六吨重，不禁一惊：“我那是开玩笑啊，你们怎么能当真呢？这么重的石头，上千里路，你们怎么运来的？”

运石的百姓说：“不很费事，靠滚木，牛拉人推，无非走得慢了些。现在又是冬天，不少难走路还可以泼水结冰，很快的。”

一向爱民如子的他听后更加心疼百姓，一个劲地为自己临走开的玩笑懊悔不已。运石百姓自发表达衷佩，说：“公治巴东，为民不遗余力，两袖清风而归，一块石头、几

双草鞋价值几何？此乃巴东父老之心意也。”

百姓千里送石牛，送的是深情和口碑。这就是做官清廉与正直的力量！

曹锡田将卧牛石安放在城西自家院内，题写“小巫峡”请工匠镌刻于石上。小巫峡是巴东老县城江上五华里的一处名胜，曹锡田刻此，永记石之来处。巴东百姓千里迢迢为曹锡田送卧牛石的故事，在当地颂为佳话，且流传甚广。于是，凡来安丘的官吏，或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，纷纷前往曹锡田家观赏、赋诗、题字。于是，没有多少日子，卧牛石便成为书法石刻艺术品。石周围就布满了“以云水心结名士缘”，“峡江牧人粹笔”，“作扫壁人”，“水天一色”，“鲸云”，“有扶螯之力”，“布衣吏”，“相知在半儒半吏半俗半僧之间”等名言佳句，字体真、草、隶、篆都有，还有数十块方、圆、椭圆型图章。

曹锡田卒于咸丰十年(1860)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享年82岁，在那个时代这是高寿。去世时已不在城西家园，而是晚年退隐之地淮河西岸的松山别业。他的小女儿因嫁此地逢王望族周氏，松山别业是他与亲家合建的休闲憩养之所。

廉石纷争

由于时过境迁，曹锡田的家园数易其主，存放卧牛石之地形成了一个村落，名曰宋家园。

标志着曹锡田做官名望的卧牛石被人遗忘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“卧牛石”蒙受“四旧”罪名，被砸去了牛头和牛尾，不仅已看不出卧牛石形状，最后还被推进数米深的地窖，掀了个牛肚朝天，半截身子埋于土内。到了改革开放之后，才重新被人记起并寻到，安放于安丘县博物馆大院。不料，期间卧牛石突然被质疑，认为这不是卧牛石，更像卧龙石。

卧龙石也是安丘县城的名石，其主人是另一名门望族的张家，他们在清初时从当地雹泉运来县城一巨石。张家后人考证不是卧牛石，而是卧龙石。到底是牛还是龙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纷争。

张家的考据是祖辈文学文史家张贞在他的《渠丘耳录》丁集中有一篇《雹泉奇石》记载其事。例如文章说到运卧牛石到安丘城，这样记述：我的叔父、侍御公曾经选取一块奇石，放置在西园里。这块奇石在山上与其它奇石相比，数它最小，但仍然需要一百头牛牵挽，好不容易才拉到城里。这块石头的样子很有气势，天骄坦荡，所以给它命名为卧龙石。

后来，当地文史资料刊物《渠风》还是发表了“卧牛石”的文章以正视听。原来，编辑研究了石上题字，认为题字内容全都具备巴东县的元素，而通过文献细考，卧龙石也记有铭文，一是诸城文人丁野鹤(即丁耀亢)所题，二是安丘刘正宗等所题，词句对不起来，与此石不很相符。至此论争才偃旗息鼓。